

人文田野丛书

王铭铭 / 主编

象征在别处

社会人类学探讨

梁永佳 / 著

民族出版社

本书由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系该中心课题成果

人文田野丛书

王铭铭 / 主编

象征在别处

社会人类学探讨

梁永佳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象征在别处：社会人类学探讨/梁永佳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0

(人文田野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09607 - 7

I. 象… II. 梁… III. 社会人类学—文集 IV. C912.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9304 号

象征在别处——社会人类学探讨

著 者：梁永佳

策划编辑：情 男

责任编辑：赵文娟

责任印制：石小娟

封面设计：吾 要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电 话：010-58130038 (编辑室)

010-58130512

010-64228001 (传真)

010-64224782 (发行部)

<http://www.mzcbs.com>

投稿邮箱：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民族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148 毫米 × 210 毫米 1/32

字 数：150 千字

印 张：6.75

定 价：2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607 - 7/C·291 (汉 26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致 谢

这本书记录了自己这几年的学习心得，如果非要个主题，当用“象征”二字为妥。何为象征？尼达姆说：以此代彼即象征（something stands for something else）。我们的世界和别处的世界，都是用无数以此代彼的符号构造的，社会人类学就是这些符号的“真正的占领者”，列维-斯特劳斯这样说道。

“象征在别处”借自诗人兰波的话“生活在别处”（La vie est ailleurs）。米兰·昆德拉曾经写过同名小说，他写道：“真正的生活在别处！完全在别的地方！”身边的生活若使人不满，那么至少我们愿意相信，真正的生活在别处。

这很像人类学的所谓“他者”：如果身边的世界让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那么至少我们愿意相信，别处的世界能让我们更了解自己。别处可能是空间上的（如白族和印度），也可能是时间上的（如隐士），还可能是思想上的（如法国）。归根结底，别处的象征——某个社会或某种思想——似乎容易捕捉，容易提供“模棱两可的例子”。但是，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说：“这样做，受骗的到底是人类学家自己呢？还是读者？”（《忧郁的热带》，430页）我参不透，但至少可以说，对于我写作的那些人，不论是中国西南的白族，还是遥远的泰米尔人，以及我们这个学科的先行者，我都心存感谢。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一点读书心得，下编是几篇经验研究。多数文章已经或即将发表，但在本书中略有改动。发表这些文章的期刊和专著是：

《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见《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王铭铭主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348~359页；

《路易·杜蒙论印度种姓制》，载《民俗研究》，2005年第1期，43~51页；

《中国社会结构的双轨政治》，载《年度学术2006》，赵汀阳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0~55页；

《略谈〈洁净与危险〉和〈自然象征〉的天主教背景》，载《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93~97页；

《罗德尼·尼达姆的象征分类研究》，载《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176~181页；

《作为本土知识的仪式空间》，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11~16页；

《大理喜洲火把节的生育象征》，载《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5~12页；

《大理喜洲的地方与超地方仪式》，载《重归“魁阁”》，潘乃谷、王铭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259~276页。

《“隐”的社会价值》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王铭铭主编）2008年第7期；《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印度占星术视野中的海啸》，以英文发表在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08年（第36卷）第2期。此外，《80年代以来象征人类学的变化和萎缩》将发表在瞿明安主编的一部有关象征人类学的专著上。

对这些期刊和专著的编者及出版单位，谨表示感谢。

我要特别感谢王铭铭教授的指导和支持，并感谢刘铁梁、潘蛟、王建民、朱晓阳、Ananda Rajah（已故）、Hing Aiyun 几位教授的关怀，还要感谢纪仁博（David Gibeault）、赵丙祥、阿嘎佐诗给我的启发。本书的文章多半是在与上述师友的讨论中形成的。感谢民族出版社龚黔兰女士等几位编辑的工作。我更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心的出版资助。

梁永佳

2008 年 3 月 30 日

目 录

致 谢

上 编

- 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 /3
路易·杜蒙论印度种姓制 /15
中国社会结构的双轨政治:重读《皇权与绅权》 /26
略谈《洁净与危险》和《自然象征》的天主教背景 /35
罗德尼·尼达姆的象征分类研究 /43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象征人类学的变化和萎缩 /52

下 编

- 作为本土知识的仪式空间:以大理喜洲为例 /71
大理喜洲火把节的生育象征 /85
大理喜洲的地方与超地方仪式 /104
大理本主的形成:一个本主研究的探索 /117
“隐”的社会价值:以大理杨黼为例 /137
《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大理社会 /153
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印度占星术视野中的海啸 /171
参考文献 /193

上 编

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

好的学术书要有理论，一有理论，难免造作，有点假。说哪本书写得真，写得好，其实意思是说理论好，假得好，造作得好，弄假成真。而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忧郁的热带》却写得平实，近乎随意。太平实、太随意，太像大手笔了。没有正襟危坐的训导，没有装模作样的理论。成为名著，不知是作者的幸运，还是学问的悲哀。它脱胎于作者 20 世纪 30 年代深入巴西热带丛林，研究土著人的田野工作笔记，又穿插了作者二战期间取道南美的情节，并糅合了战后访问南亚的感受。三个场景交织在一起，不露痕迹地展现了一幅超现实的图景，读起来又那么真切。末尾用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问号收场，让人烦躁郁闷，让人忧伤黯然。用“忧郁的热带”冠名，恰当到家了。

热带之旅从一个电话开始。1934 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巴黎高师的校长告诉他，一个讲师团正在找人去巴西讲课，这是个研究圣保罗近郊土著的好机会。作者当时还是个只有 26 岁的中学哲学教师，有的是憧憬和热情，于是乎很快就登上了开往圣保罗的客船，慢吞吞地爬向那个被西方文明炸烂的怪胎。

怪胎见证着殖民者的“第二次原罪”。那段不堪入目的历史中，一切都很鲁莽。16 世纪的人对于宇宙的和谐安排不敏感，所以哥伦布声称见过美人鱼。印第安人更相信自然科学：他们怀疑白人是神，就捉一个白人来淹死，看看尸体会不会腐烂。与这个试验相比，西方人犯下的罪过更大。如今的印第安人文明凋敝，人口锐减，前景黯淡。

比如说南美城市。里约热内卢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极不成比例。英雄史诗般的拓城之旅,如今已是春梦无痕,这不过是一座机械化程度尚低的欧洲城市。圣保罗倒像个新大陆城市:虚荣、俗丽,建筑很快衰败下去,随时准备翻新。就像圣保罗大学的学生,把学术当时尚,也随时准备翻新。这两个城市从里到外都渗透着浮躁,目睹着浅薄。作者对新大陆的印象坏到了极点。

然而,还有更极端的事:圣保罗附近根本没有杜马教授承诺的印第安人!城市的扩张早已覆盖了故人的记忆,移民热潮悄然蒸发了人类学家的宝藏。作者不禁抱怨起美洲文明来,扩张已经成为文明的趣向,但这个忙于重建的文明,虽然左有欧洲的经验,右有亚洲的教训,却不愿意停下来反省:

“最少在物质方面,欧洲与亚洲似乎各自代表自己文明的反面;一个是一直成功,另一个是一直失败;两者好像在进行同一项事业,一个取走所有的好处,另一个只能捡拾贫困与痛苦……欧洲、印度、北美与南美可以说是表明了地理环境与人口密度的所有可能的结合方式。亚马逊森林地带的美洲是一块贫穷的热带地区,但人口数目很少(一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另一种),南亚也是一块贫穷的热带地区,但人口太多(一种因素使另一种因素更加恶化);至于温带地区,北美洲资源丰足,人口相对稀少,和欧洲形成对比,欧洲的资源相对有限,人口数目则相当大。但是,不论怎样去看这些明显的真理,南亚永远还是殉道的大陆。”^①

做个星期天人类学家倒不难,可以时不时地跑跑附近村子。但是作者不甘心,执意要见真的印第安人,他找到了提拔吉人,吃了他们的蛆,觉得不够野蛮。假期终于可以踏上寻找真正印

^①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15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

第安人的旅程。从此,他把我们带进他的热带之旅,那里住着4个民族:卡都卫欧族、波洛洛族、南比克瓦拉族、吐比克瓦希普族。他们渐次向亚马逊流域西北深入,越来越呈现“原始人”的特色。

卡都卫欧人住在巴拉圭左岸的低地,据说是一群懒惰的、堕落的小偷和醉鬼。他们住在极为简陋和拥挤的屋子里,烧制有花纹的陶器,实行等级森严的贵族制度,但是最令人侧目的,是他们在脸上和身体上的绘图和刺青。这些都是不对称的蔓藤图案(arabsques),中间穿插着精细的几何图形。他们认为,人体必须要画上图案,否则与野兽无异。这个风俗与他们惯行的堕胎与杀婴一起,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的厌恶。但是,作者更发现了,这些图案“把一种二分法(dualism)投射到连续不断的平面上,好像镜宫里面那样:男人与女人,雕刻与绘画,具象图与抽象画,角度与曲线,几何图与蔓藤纹,脖子与肚子,对称与不对称,线条与表面,边缘与主题,片断与空间,图案与背景”^①。它是各个母题的二分对立性的交切,也就是多重主题的掺杂交错。它像扑克牌一样,用不对称的构图法实现两个功能:“首先,脸部绘画使个人具有人的尊严;他们保证了由自然向文化的过渡,由愚蠢的野兽变成文明的人类。其次,由于图案依阶级而有风格与设计的差异,便表达一个复杂的社会里面地位的区别。”^②

在这个社会里,存在着不均衡的三重阶级划分,又存在着互婚亚族的二重对立。互惠与等级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临近的民族都成功地解决或掩盖了,可这个社会做不到。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某种利益驱动,可能是迷信或偏执。结果是,人们由于过分强调身份地位,使可能通婚的范围越来越小。这样的内

①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23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

② 同①,235页。

婚制危及整个社会的团结,使他们不得不有系统地收养敌人或外族人的后代。这个矛盾以不易觉察的方式捉弄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又意识不到应该加以解决。完善的社会便呈现在艺术里面。卡都卫欧妇女身上的图案,实际上描绘的是整个社会集体的幻梦,是那个社会可能拥有的制度,是一个无法达成的黄金时代。

波洛洛族分布在库亚巴一带,这里有一条金脉,黄金在土著人不稀罕,金块甚至散落在地上。附近还有钻石矿,淘金者和寻钻者蜂拥而至。这里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交通状况恶劣,开车穿行其间的司机过着奇特的生活,他们常常要自己修路,车坏了就在野外露营,过一段狩猎的日子。库亚巴的屠夫整天盼着马戏团,好看看长得笨重的大象。混在这里的人,多是逃犯,警察鞭长莫及,产钻石地区几乎自成国中之国。他们有不成文的法律,但执行起来十分严格。如果一个人找到了钻石却没有交给自己的“头子”,那么惩罚他的不是“头子”本人,而是买主——他们有系统地把价钱降得很低。这个小社会,还有众多奇特的“迷信”。一个人被毒蝎所刺,就得找个女人脱光衣服在伤口上小便,好在这一带妓女多得像金子。

波洛洛则是个生机勃勃的族群,作者叫他们“有美德的野蛮人”。他们的男人女人几乎全身赤裸,但是仅有的装饰却五颜六色。他们的歌声低沉而变化多端,表现力极强。他们实行复杂的半族(moiety)制度:全村坐落成圆形,分成却拉和图加垒两个半族。中间是男人会所。每一个人都和其母亲同属于同一个半族,一个半族的男人只能和另一个半族的女人结婚。结婚时候,男人穿过两半族的分界线,住往另一边。两半族都有义务帮助对方,谁帮得好,谁的声望就大。除半族原则之外,村落又被分为上江、下江两部分,界线与半族的界线垂直。整个村落又分为不同的氏族,每个氏族又分成继嗣亚群,还分成红、黑两种家族,

此外还分成三个等级。其中的丧葬制度、继嗣制度、村长制度、财产制度运作其中,甚是麻烦。作者给我们讲了一通这些制度对于西方人理解自身的意义之后,再也不耐烦了,就此收笔,结束了第一次游历。

1938年,列维·斯特劳斯辞去圣保罗大学的教职,把自己收集的印第安艺术品带回法国展览。现在他已经是一位职业人类学家了。对于印第安人的研究,也越走越深。他痛感自己对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历史的看法过分简单,应该把整个西半球当作一个单一的整体来考虑。“以前我们拒绝让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具有历史的深度,原因只是后哥伦布的美洲没有历史深度。”^①考古资料显示,不仅阿兹台克、玛雅、印加等文明具有远亲的关系,甚至从中国到西伯利亚再到阿拉斯加,以及美洲大陆西岸的文明,都存在相当多的相似点。当时的迁移情况如何,美洲文明的发散过程又是怎样的?没有人能说得清,大量证据也已经无可挽回地消散在历史之中了。但是,列维·斯特劳斯感觉到,从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入手,可能有机会在浓厚的历史黑暗中,撞见奇迹,把真相照明。于是,在离开巴西印第安人两年后,他又以波洛洛人的库亚巴为基地,向西北进发。这次,他要去的方,人类学家从未涉足。他们是两个印第安族群:南比克瓦拉和吐比克瓦希普。

一条电报线横穿南比克瓦拉族游荡的地区,面积有法国那么大。电报线早已废弃,沿线的工作人员处境悲惨。所有消息都说明南比克瓦拉人凶狠无常。在库亚巴组织的考察队成员贪婪狡诈,加之路途艰险,气候恶劣,使考察队举步维艰。有时一个土著队员的谎言就会使整个团队耽搁一个星期。列维·斯特劳斯后来回顾这段艰难经历的时候说道,许多时候他置身很危

①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32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

险的境地，是因他的想象力短缺，才得以自保。

设身处地为这位将来的法兰西院士想想，探寻“野蛮人”的历程难得离谱。潮湿、毒虫、热病、疲劳、困顿、疼痛、等待、耽搁、欺诈，没有一项与一个安逸的学者相称。我们看到，年轻的列维-斯特劳斯简直被自己雇来的这帮“坏蛋”气疯了，坏蛋中有印第安人，也有印第安牛。前者告诉他，有一头牛跑进丛林里面，先横着走然后倒着走，故意让人分辨不出它的路线，所以要耽搁；后者什么也不说，累到极点就轰然倒地不起，脾气像女郡主一样善变。一等几个星期的日子让考察队举步维艰。

终于跟南比克瓦拉人接触上了。把西半球视为一个整体的原则看来是对的：南比克瓦拉人的物质生活，简单到让人误以为其代表人类的婴儿时期。可是他们的社会生活一点也不简单：他们实行一夫多妻的交表婚制度，有着明确的性禁忌，男女各有劳动分工。他们的名字不许外人知道，小孩子与大人之间保持非常亲昵的关系，大人之间的调情技艺非常发达。他们的形而上学，透露了他们与整个美洲印第安人的关系。

在这个族群中，存在一种临时酋长的制度。当酋长的，必须有能力指引他的家族群找到食物——这是南比克瓦拉人生活的头等大事。一旦酋长被证明没有这个能力，其权威马上就会遭到质疑。列维-斯特劳斯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上了“一堂书写课”。当时，他正想通过一位酋长与一个土著群落进行以物易物。酋长突然拿起作者给他的纸笔，装模作样地与他进行“书面”交流，而书写这种事从来没有进入过南比克瓦拉人的生活。谁会比列维-斯特劳斯更敏锐呢？——他选择了配合酋长的表演。

我们通常认为，文字改善了人的记忆，帮助人们更有效地组织，所以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列维-斯特劳斯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可悲的误解。新石器时代，发明不断，“进步”不已，却

没有发明文字。恰恰相反,文字发明以后的几千年,人类的物质生活却徘徊不前了。直到现代科学的兴起,人类的物质生活的进步才与书写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那么,文字的首要功能是什么呢?作者提醒我们:“与书写文字一定同时出现的现象是城镇与帝国的创建,也就是把大量的个人统合入一个政治体系里面,把那些人分化成不同的种姓或阶级。这种现象,无论如何是从埃及到中国所看到的书写文字一出现以后的典型的发展模式:书写文字似乎是被用来做剥削人类而非启蒙人类的工具。这项剥削,可以集结数以千计的工人,强迫他们去做耗尽体力的工作,可能是建筑诞生的最好说明,最少比前述的书写文字与建筑的直接关系更具有可能性。我的这项假设如果正确的话,将迫使我们去承认一项事实,那书写的通讯方式,其主要的功能是帮助进行奴役。”^①帝国即使不靠书写建立,也必须靠书写来维持。美洲和非洲的帝国正是由于缺乏书写,而很快衰落。欧洲则通过强迫教育、兵役制、无产阶级化使国家的权威日益加强,每个人必须要识字,然后政府才能说:对法律的无知不足以构成借口。那个南比克瓦拉酋长甚为聪明,马上意识到了书写的首要功能是实现支配,其次才是交流。这就是书写的真相:知识是规训的工具。项链是项圈,手镯是手铐。福柯日后针对现代性的反省,早在福柯尚幼的时候,就被列维-斯特劳斯放大为整个文明的悲哀。

在找寻吐比克瓦希普族的途中,考察队遇到了一群不为人知的群落,自称蒙蝶人。他们是友善的主人,举止简洁。没有通译,了解他们非常困难。这是真正的“原始”民族,是作者放弃一切折中方案后,得到的“回报”。本以为可以大展身手的人类学家,却陷入了深沉的反思:

①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38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

我以前很想接触到野蛮的极限；我的愿望可以说是达到了，我现在面对着这群迷人的印第安人，在我之前没有任何白人与他们接触过，也许以后也不会有白人和他们接触。经过这一趟迷人的溯河之旅以后，我的确找到我要找的野蛮人了。但是，老天，他们是过分地野蛮了。由于我是在探险旅程的尾声才找到他们，无法花真正去了解他们所需要花的时间。我手中有限的资源，我自己和同伴们疲惫至极的身体状况，更因雨季而引发的热病变得更糟，使我只能做短暂的停留，像在丛林中上学一段短时间那样，而不能待几个月做研究。他们就在眼前，很乐意教我有关他们的习俗与信仰的一切，但是我却不懂他们的语言。他们就像镜中的影像一样加在一起，我可以触摸得到，但却不能了解他们。我自己，还有我的专业，或许都犯了错误，错误地以为人并不一直就是人，是一样的人；认为有些人因为他们的肤色和他们的习惯令我们吃惊而值得我们注意。我只要能成功地猜测到他们是如何，他们的奇异性立刻消失；那样的话，我不是大可留在我自己的村落里吗？然而，如果是像现在在我所碰到的情况，他们能保持他们的奇异性，而我既然根本没有办法得知他们的奇异性之内容，那也就对我毫无用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生存所依赖的种种借口，是由什么样模棱两可的例子所提供的呢？归根结底，人类学所做的研究观察，只进行到可以理解的程度，然后就中途停止，因此在读者心中所造成的混淆，用一些被某些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来使事实上相似的其他人感到惊讶，这样做，受骗的到底是人类学家自己呢？还是读者？到底是那些相信我们的读者受骗呢？还是我们人类学家自己？我们在没有把作为我们的虚荣心之借口的那些残剩的原始文化社会